

從《解放軍報》(1956–1969) 看「階級鬥爭」一詞的傳播

• 錢 鋼

一 紅色政治詞語的勃興

作為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支柱，「階級鬥爭學說」對中國影響至深。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革中的十餘年間，「階級鬥爭」一詞的傳播迅速升溫。筆者以《解放軍報》^①為基本材料，參證相關背景，研究「階級鬥爭」一詞自1956年到1969年的傳播。

中國媒體和西方媒體大相逕庭，二十世紀後半葉尤其如此。按西方新聞史的分類，這一時期中國既沒有「商業報」，也沒有「黨派報」。中國有一個結構嚴謹的宣傳系統，黨報是其主要構成部分。這個系統有獨特的政治詞典，近百個如「階級鬥爭」這樣的紅色政治詞語^②，曾經憑藉體制的力量而被廣泛傳播，不僅形成獨特的文化景觀，更長期左右眾多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

筆者使用《解放軍報》全文檢索系統^③，分析1956年到1969年的《解放軍報》中「階級鬥爭」一詞的使用實況，以每一年《解放軍報》使用該詞的文章篇數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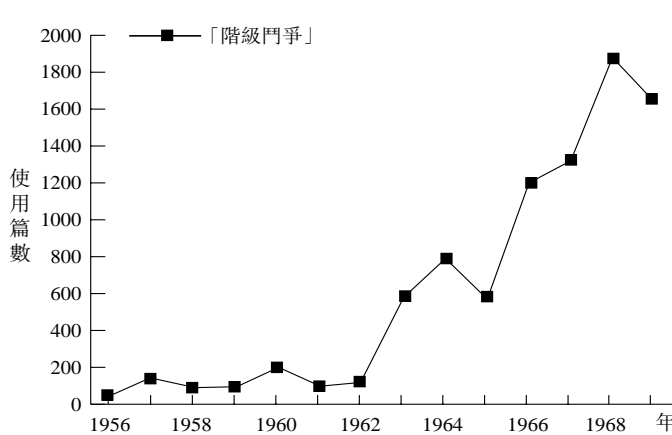


圖1 《解放軍報》「階級鬥爭」一詞使用頻度曲線

為傳播強度指數，得出1956年至1969年「階級鬥爭」一詞的傳播強度變動曲線如圖1。

「階級鬥爭」一詞傳播的第一次升溫是在1957年，第二次是在1960年；1961年是一個低谷；1963年和1964年大幅度增高；

中國有一個結構嚴謹的宣傳系統，黨報是其主要構成部分。這個系統有獨特的政治詞典，近百個如「階級鬥爭」這樣的紅色政治詞語，曾經憑藉體制的力量而被廣泛傳播，不僅形成獨特的文化景觀，更長期左右眾多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

* 本文的寫作得到香港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上海大學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的支持，謹致謝忱。

1965年滑落；接着是1966、1967、1968的連續躍升。《解放軍報》在其創刊的1956年共刊登文章6,912篇，其中使用了「階級鬥爭」一詞的有48篇。十二年後的1968年，全年文章總數少於1956年(5,811篇)，使用「階級鬥爭」一詞的文章總數卻達1,881篇，為1956年的40倍，而使用篇數佔全年文章總數的比率是1956年的46倍。

黨報研究是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一翼。本文作為「紅色政治詞語的勃興和流變」課題中的一個個案研究，試圖從新聞史的角度，參與對文革起源的政治史探索。筆者將以《解放軍報》為依據，分析「階級鬥爭理論」如何通過傳播，轉為使用頻度極高的社會語言，從而加入政治進程。

二 中國版「全民國家」說曇花一現

《解放軍報》於1956年創刊，當年中共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前後，報紙對「階級鬥爭」一詞的使用，有過一次短暫的調整。此前，「階級鬥爭」一詞多半出現在一些有關農業合作化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報導中(例如以富農份子毒死合作社耕牛證明階級鬥爭尖銳複雜)，但是「八大」提出：隨着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國內階級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劉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政治報告稱④：

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已經在中國大陸上消滅了。
封建地主階級，除開個別地區以外，也已經消滅了。富農階級也正在消滅中。原來剝削農民的地主和富農，正在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
民族資產階級份子正處在由剝削者變為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
廣大的農民和其他個體勞動者，已經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勞動者。
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它的隊伍擴大了，它的覺悟程度和文化技術水平大大提高了。
知識界也已經改變了原來的面貌，組成了一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隊伍。
國內各民族已經組成一個團結友好的民族大家庭。

「八大」政治報告是毛澤東主持起草的⑤。「八大」期間，毛澤東在同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的談話中說，當蘇聯的階級鬥爭已經沒有或很少，人民已經要求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鬥爭來解放生產力的時候，斯大林思想上卻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以往那樣的階級鬥爭，這就是他犯錯誤的根源⑥。

9月27日通過的「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宣布「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決議稱⑦：

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

1956年，中共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此前，「階級鬥爭」一詞多半出現在一些有關農業合作化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報導中，但是「八大」提出：隨着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國內階級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八大」政治報告宣布「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

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但是「八大」結束後僅三天，毛澤東就在天安門上對劉少奇說：「八大」關於我國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⑧。「八大」閉幕不久，東歐發生「波匈事件」。事件平息後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二中全會，毛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現在自食其果，火燒到自己頭上來了」^⑨。

不過媒體對於「階級鬥爭」的提法，一段時間內仍然與「八大」政治決議中「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基本上結束了」的提法一致。例如，直到1957年夏「反右」前夕，北京市市長彭真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大會上仍然說^⑩：

國內的大規模的群眾性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社會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們的思想意識也在隨着變化。我們將按照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指示，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更好地調動一切積極的力量，使我們更加順利地完成變落後的農業國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的偉大任務。

毛澤東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給在場聽眾的強烈印象是溫和與開放。但「反右」開始後，這篇講話經毛「根據當時記錄加以整理，並且作了若干補充」後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名見諸報端，它的大篇幅修改令許多聽過講話的人驚詫。他這樣論述階級鬥爭^⑪：

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在「反右」運動中，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名義發表他所寫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公開宣稱一段時間的溫和與開放是鬥爭的策略^⑫：

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毛澤東親自策動的「反右」，向社會昭示「階級鬥爭不可避免」。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更明確地否定「八大」決議，斷言：「無產階級和

「八大」結束後僅三天，毛澤東就認為「八大」關於我國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不過媒體對於「階級鬥爭」的提法，一段時間內仍然與「八大」政治決議一致。其後毛澤東親自策動「反右」，向社會昭示「階級鬥爭不可避免」。1957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更明確地否定「八大」決議，斷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③同一個會議上，鄧小平的報告提到「所有制的改變並不等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完成，更不等於階級鬥爭的熄滅」，這是《解放軍報》第一次使用(反)「階級鬥爭的熄滅」的提法。次年初，《解放軍報》一篇社論批判「右派份子」——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長陳沂「公然宣傳階級鬥爭熄滅論」^④，從媒體語言上說，這是十年之後文革中對「階級鬥爭熄滅論」鋪天蓋地的批判的源頭。

1958年和1959年，《解放軍報》對「階級鬥爭」一詞的傳播強度小於1957年。這一時期大潮陡漲的熱門詞彙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不過這些詞彙和「階級鬥爭」依然有密切關係。1959年年底開始對「右傾機會主義」展開批判，《解放軍報》把「保衛總路線」稱為「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

1960年，「階級鬥爭」在《解放軍報》的使用篇數比上年翻了一番。經歷「八大」後的短暫調整，到1960年它的傳播已居於強勢地位。

從媒體的表現看，曾經有過的「調整」本身是脆弱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不但詰屈聱牙，而且邏輯勉強，決不似毛澤東對「階級鬥爭」的強調那樣鮮明，也不像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的「全民國家」、「全民黨」那樣率直。「大規模的群眾性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的提法，有繁複的限定，而且強調的重點通常是：「雖然基本結束」但「階級矛盾依然存在」。與此同時，從戰爭時期帶來的「階級覺悟」、「階級立場」、「階級感情」、「階級仇恨」、「階級敵人」等習慣用語，在《解放軍報》等黨報則依然常用。某些鼓動發展生產力的新詞(如「大躍進」)轟鳴一時，但並不意味着「革命主調」轉向了「建設主調」。媒體常常提醒人們，「建設」本身就是「鬥爭」——兩個階級、兩種社會制度誰戰勝誰的鬥爭。根深柢固的政治文化和領導集團自身的猶疑，為「階級鬥爭」理念在短暫調整後的強勢回歸留下了通道。

1958和1959年，《解放軍報》的熱門詞彙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但這類鼓動發展生產力的轟鳴一時的新詞，並不意味着「革命主調」轉向了「建設主調」。到1960年「階級鬥爭」的傳播已居於強勢地位。媒體常常提醒人們，「建設」本身就是「鬥爭」——兩個階級、兩種社會制度誰戰勝誰的鬥爭。

三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大躍進遭受嚴重挫折之後，中共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作為調整政策的方針。《解放軍報》上紅色政治詞語的傳播強度曲線(圖2)，和政治氣候發生對應：1961年，「階級鬥爭」、「資本主義」、「興無滅資」、「無產階級專政」等詞彙的強度都落到了低谷——不只是上述詞語，包括「政治掛帥」、「和平演變」、「資本主義復辟」、「偉大領袖毛主席」，甚至頭版頭條上「毛主席」的字樣，在1961年和1962年都進入「小冰河期」。然而上述「紅詞」又同時在1963年後一起「止跌回升」。

新聞媒體顯然不可能被規定其使用具體詞彙的篇數，但在特定政治氛圍下，媒體掌控者的「導向」、作者和編者微妙的自我調控，最終在報紙版面上留下「階級鬥爭」等紅色詞語的傳播軌迹；使我們得以在歷史的大尺度上，窺見混沌中潛藏的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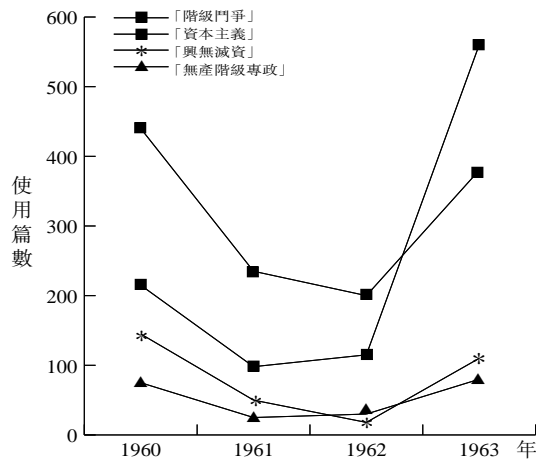


圖2 「階級鬥爭」及相關詞彙使用頻度曲線

毛澤東是運用政治語言發動群眾的大師。在黨報上，各級幹部的語言千篇一律，惟獨毛的語言常常汪洋恣肆。許多由他創作的有關「階級鬥爭」的「警句」，在這一時期廣為流傳：「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以階級鬥爭為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話，反擊1961年以來中央對「大躍進」的「調整」。中央高層不但沒有抵制毛，劉少奇還發表講話支持毛對階級鬥爭的判斷。會議議程完全被改變^⑮。

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的開幕會上講話，其中一段文字，即後來作為「黨的基本路線」的完整表述^⑯：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八屆十中全會後，「階級鬥爭」的口號隨處可聞。毛澤東是運用政治語言發動群眾的大師。在黨報上，各級幹部的語言千篇一律，惟獨毛的語言常常汪洋恣肆。許多由他創作的有關「階級鬥爭」的「警句」，在這一時期廣為流傳：

1、「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出自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原話是：對階級鬥爭，「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⑰。這個說法第一次在《解放軍報》露面，是在1963年12月9日該報第四版的〈階級教育要經常化〉一文中：

階級教育隨着階級鬥爭的起伏，有時要進行大規模的教育運動，更多的則是要進行細水長流的經常性教育。必須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

2、「階級鬥爭一抓就靈」：1963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所說^⑱。1963年10月9日，《解放軍報》轉載《人民日報》論深入開展學習雷鋒的社論，首次

使用該說法；社論稱，勝利地進行階級鬥爭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科學事業的保證，「我們所說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也就是這個意思」。

3、「以階級鬥爭為綱」：1964年9月19日，《解放軍報》第二版發表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五周年連隊講話材料。號召遵照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到底。這是該說法第一次在《解放軍報》出現。

4、「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出自毛澤東對八屆十中全會公報的親筆修改：他在列舉階級鬥爭種種表現後寫道：「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⑩從此，「千萬不要忘記」一語風靡全國。一齣轟動一時的話劇便以此為劇名。《千萬不要忘記》（後改編為電影）刻畫了青年工人丁少純的形象。他出身工人家庭，可是小業主出身的岳母——姚母決要按照她的「資產階級的人生觀」來改造女婿。《解放軍報》曾刊登《千萬不要忘記》台詞集錦^⑪，劇中的「正面人物」批評毫無警惕的丁少純不知不覺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侵害：

你以為把你母親一送走，你們就保險了？不，你們想得太簡單了！這不是你母親一個人的問題，這是一種舊社會的頑固勢力，像你母親這樣的母親，這樣的岳母，這樣的大姑、二姨、三叔、四舅，這樣的老親、故友、街坊、鄰居，不是到處都有嗎？他們那些有毒的舊思想，就像散布在空氣裏的病菌一樣，無孔不入，常常在你不知不覺之間損害你的思想健康。黨要把你們培養成無產階級的接班人，可是他們，有意無意地總要把你們培養成資產階級的接班人。這就是一種階級鬥爭啊！這種階級鬥爭，沒有槍聲，沒有炮聲，常常在說說笑笑之間就進行着。這是一種不容易看得清楚的階級鬥爭，可是我們必須學會看清它！這是一種容易被人忘記的階級鬥爭，可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和《千萬不要忘記》立意相似並曾風靡一時的戲劇還有《霓虹燈下的哨兵》、《奪印》、《箭桿河邊》等。它們的生活氣息濃郁，語言生動（不少台詞不脛而走），甚至表演精湛，成功地圖解了「階級鬥爭理論」。

1963年，中蘇論戰。6月14日，中共中央覆信蘇共中央，提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蘇共中央很快以「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的公開信」的方式回擊中共，其中指責中共「對階級和階級鬥爭有着奇特概念」^⑫：

他們教導我們說，在蘇聯的社會中還存在着敵對的階級，因此也還存在着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這是一些甚麼階級呢？從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可以了解，這是「資產階級食客、寄生蟲、投機倒把者、騙子、懶漢、流氓、盜竊國庫者」。

不用說，中國同志對階級和階級鬥爭有着奇特概念。從甚麼時候起這些寄生份子被認為是階級呢？是甚麼階級呢？是懶漢階級還是流氓階級，是盜竊國庫者階級還是寄生蟲階級呢？罪犯在任何社會中也不構成一定的

1963年中蘇論戰時中共中央覆信蘇共中央，提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蘇共中央很快回擊中共：「中國同志對階級和階級鬥爭有着奇特概念。從甚麼時候起這些寄生份子被認為是階級呢？罪犯在任何社會中也不構成一定的階級。當然，這些份子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不構成階級。這是資本主義殘餘的表現。」

階級。這是小學生都知道的。當然，這些份子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不構成階級。這是資本主義殘餘的表現。

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中共中央先後以九篇長篇評論反駁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史稱「九評」。「九評」的寫作，標誌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孕育成形的重要階段。其中第九篇——〈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概括了毛澤東關於反修防修的十五條基本論述。下列論述階級鬥爭的文字完全是毛重新改寫的^②：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單有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③。

1964年，「階級鬥爭」一詞的傳播達到空前的熱度。共青團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報告十八次使用「階級鬥爭」一詞。文革之初就被打倒的彭真大聲呼籲：「如果不好好抓階級鬥爭，也可能出修正主義。」在文革開始前的三年中，中共大批領導和各級幹部都捲入了「階級鬥爭」的喧騰潮聲，不知道毛的「階級鬥爭」將陷他們於滅頂之災。

1964年，「階級鬥爭」一詞的傳播達到空前的熱度，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輿論框架已然矗立。6月11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團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報告十八次使用「階級鬥爭」一詞。胡耀邦說^④：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青年的鬥爭，是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無產階級要求青年革命化，要求青年不但要接生產鬥爭之班，而且要接階級鬥爭之班，粉碎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切可能性。……

文革發動之初就被當做「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打倒的彭真，1964年7月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上講話，大聲呼籲抓階級鬥爭^⑤：

同志們！不要以為我們這裏不會出修正主義。如果不好好抓階級鬥爭，抓社會主義教育，也可能出修正主義。

在文革開始前的三年中，中共大批領導和各級幹部都捲入了「階級鬥爭」的喧騰潮聲。特別是1964年「四清」運動全面開始後，劉少奇甚至對此不無發揮。他們順從毛澤東的權威，不知禍之將至——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將陷他們於滅頂之災。

四 從「階級鬥爭」到「路線鬥爭」

文革爆發的1966年，「階級鬥爭」一詞在《解放軍報》的傳播強度，由1965年的538次升至1966年的1,204次。連篇累牘的「社論」——《解放軍報》、《人民日報》

和《紅旗》雜誌的「社論」或「評論員文章」——見諸報端。1966年，《解放軍報》有四十八篇本報社論和三十篇轉載的《人民日報》社論使用「階級鬥爭」一詞。

《解放軍報》在文革的醞釀和發動期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1965年11月29日，在《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後，《解放軍報》率先轉載此文，並在編者按中號召進行階級鬥爭。1966年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社論，披露了江青要求林彪「委託」她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會議紀要，射出了文革的信號彈。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批判《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以及發表這些作品的北京市報刊^②。這是《解放軍報》不但遵從林彪的指示而且直接受命於江青、更直接介入政治鬥爭的開始。

1966年5月27日，《解放軍報》第一版最上方出現了引自林彪原話的通欄標語：「我們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1966年，《解放軍報》十五次出現這條通欄特大標語，有九十二篇文章使用「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四個念念不忘」遂迅速流行。

《解放軍報》具有特殊的「號召力」和「殺傷力」。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後，《解放軍報》上有這樣的強硬語句^③：

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軍隊，是黨的最馴服的工具，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重要的支柱。我們最聽黨的話，最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叫我們幹啥，我們就幹啥，毛主席指向哪裏，我們就打到哪裏！我們最堅決地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和全國人民一起，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們堅決保衛這場文化大革命！階級敵人膽敢破壞、反對文化大革命，我們的槍桿子決不答應！我們的刺刀決不答應！我們的飛機、大炮、軍艦決不答應！

文革最初給社會的信號是：「階級鬥爭」的鋒芒指向「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代表「四舊」的「牛鬼蛇神」。但是人們很快就知道，文革要打倒的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最大的「走資派」是國家主席劉少奇。

從1962年以來，毛澤東逐步擴展了「階級鬥爭」一詞的內涵。如果說，「八屆十中全會」後隨處可見這樣的宣傳畫：一個怒目圓睜的挎槍戰士，捉住一隻從黑色衣袖裏露出的握匕首的手（《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華克雄作）^④；一個老農讓戴紅領巾的孩子看地主的變天帳和窮人的血衣（《階級鬥爭記心頭》，王天雍作）^⑤；那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後，人們愈來愈多地聽到毛把鬥爭的鋒芒指向「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對陳正人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報告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但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初期，《解放軍報》上「階級鬥爭」一詞的使用，尚未出現明顯的語義轉換。就讀者接受到的概念而言，「階級鬥爭」的對象仍是傳統意義的「階級敵人」（例如上面的引文提到的「階級敵人」，是不可能包括劉少奇

《解放軍報》在文革的醞釀和發動期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該報上「階級鬥爭」一詞的使用，尚未出現明顯的語義轉換，仍指傳統意義的「階級敵人」，是不可能包括劉少奇的。但是人們很快就知道，文革要打倒的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最大的「走資派」是國家主席劉少奇。

的)。毛澤東發動文革，「炮打司令部」，即使對擁護「階級鬥爭理論」的共產黨和解放軍內的多數人來說，也都是突如其來的。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發表社論，稱這一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在毛澤東向劉少奇發起攻擊的1966年到1968年，《解放軍報》上「階級鬥爭」一詞的傳播強度大幅增加。在當時的語境下，另一些和「階級鬥爭」一詞語義相近的紅色詞彙——「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含「走資派」；圖3簡稱「走資派」）和「路線鬥爭」的傳播強度則更快速躡升。從1966年到1968年，上述四個詞中「階級鬥爭」的增幅為0.56倍，「修正主義」的增幅為2.03倍，「走資派」的增幅為9.83倍，「路線鬥爭」的增長幅度為19.49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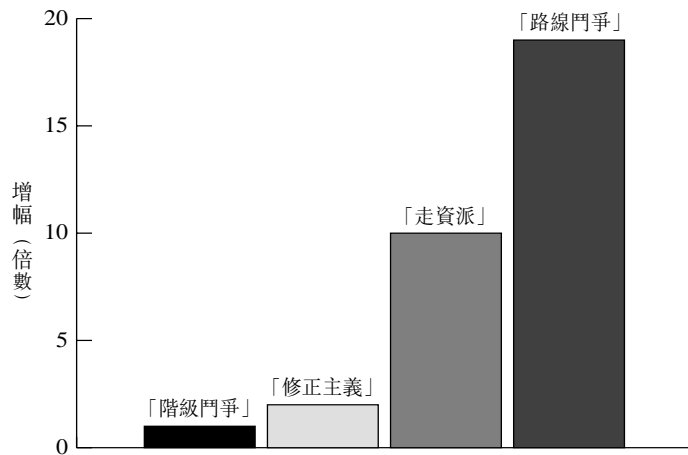


圖3 《解放軍報》「階級鬥爭」及相關政治詞彙的使用增幅

在毛澤東向劉少奇發起攻擊的1966年到1968年，《解放軍報》上的「階級鬥爭」一詞的傳播強度大幅增加，和「階級鬥爭」一詞語義相近的紅色詞彙也快速躡升。由此可見，「階級鬥爭」的語義發生深刻變化：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反)修正主義=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劉少奇。

這些紅詞彼此印證，使「階級鬥爭」的語義發生深刻變化。它們向受眾傳遞了明確的政治公式：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反)修正主義=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劉少奇。

對劉少奇的批判迅速升級。僅以《解放軍報》批判劉少奇「階級鬥爭熄滅論」的文章為例：1967年，100篇；1968年，310篇；1969年，313篇。

1967年第5期《紅旗》雜誌發表了戚本禹的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這篇經毛澤東審閱和批准發表的文章質問劉少奇^⑩：

為甚麼你要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竭力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取消階級鬥爭？

為甚麼你要在三年困難時期，與國內外牛鬼蛇神遙相呼應，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

為甚麼你要在1962年還重新出版過去那種不要革命，不要階級鬥爭，不要奪取政權，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欺人之談的大毒草《論修養》？

……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甚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從下面這篇報導的片段中，可以看到對劉少奇的「階級鬥爭」，已經如何深入軍營^②：

投彈場上豎着一個草人，上面掛着畫有劉少奇醜惡嘴臉的漫畫。同志們怒火燃燒，紛紛以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公報為武器，狠批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所散布的「階級鬥爭熄滅論」。……

……投彈前的批判會結束了，排長發出投彈開始的口令，只見顆顆手榴彈帶着革命戰士的滿腔仇恨，狠狠地打在劉少奇這個黑靶上。

這篇題為〈投彈場上狠批「階級鬥爭熄滅論」〉的報導發表於中共「九大」召開前夕。從1956年的「八大」，到1969年的「九大」，「階級鬥爭」一詞在中國完成了階段性的演變。

綜合觀察媒體對「階級鬥爭」的傳播和它的歷史背景，可以看出：

1、在1950和60年代的中國，作為社會語言的「階級鬥爭」和其他若干紅色詞語一樣，它們的廣泛傳播源於領袖的威權。它在不同時期的定義由毛澤東確定，它諸多極易傳播的個性化說法，本身就是毛的「原創」。「階級鬥爭」一類的紅色政治詞語是不容置疑的。體制賦予毛澤東一言九鼎的話語權力，進行直接訴諸民眾的政治動員或是思想控制。「階級鬥爭」等詞語的傳播方式是體制所決定的。

2、被廣泛使用的「階級鬥爭」一詞，在傳播中名實分離，日益脫離原義。事實上，對它的使用，是對社會危機的總體解釋和反應。建國後毛澤東一直在尋找超常規高速發展的道路，而政治鬥爭是他的引擎。當激進的內外政策激化內外矛盾，「階級鬥爭」一詞的傳播便獲得強硬的理由。各種社會矛盾、利益衝突、乃至黨內政爭和國際爭端，都成為「階級鬥爭」存在的證據。例如，60年代初存在的基層幹部「多吃多佔」、與群眾關係緊張的問題，就大背景而言，首先是因為「大躍進」造成的嚴重物資匱乏。但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把它定義為「階級鬥爭」。

3、對「階級鬥爭」一詞的使用如此廣泛和持久，使它不僅在特定的年代成為「套話」，而且成為許多人的思維框架。儘管政潮起伏，「階級鬥爭」一詞的語義不斷發生變異，但「階級鬥爭」的說法歷久不變，「黨、政、軍、民、學」仍在長期使用，面對因時而異的對象：劉少奇是「階級敵人」，林彪是「階級敵人」，「四人幫」也是「階級敵人」。

「階級鬥爭」一詞的強勢傳播，是通過黨、軍隊的有組織的力量共同達成的。為傳播「階級鬥爭」等大批「紅詞」，《解放軍報》一馬當先，形成軍隊媒體介入國務、黨務的罕見現象。文革初期，《解放軍報》的兩位副總編輯奉毛澤東之命，分別接管《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但旋即倒台。當「階級鬥爭」不斷深入，《解放軍報》也在劫難逃。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肖力進入《解放軍報》，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先後有六十多名編輯和記者遭到拘禁、毆打，一些人被投入監獄。他們的命運和無數為「階級鬥爭」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中國人的命運一樣。

《解放軍報》以自己的命運為「階級鬥爭」一詞做了詮釋。

「階級鬥爭」一詞的強勢傳播，是通過黨、軍隊的有組織的力量共同達成的。為傳播「階級鬥爭」等大批「紅詞」，《解放軍報》形成軍隊媒體介入國務、黨務的罕見現象。當「階級鬥爭」不斷深入，《解放軍報》也在劫難逃，先後有六十多名編輯和記者遭到拘禁、毆打和入獄，與無數為「階級鬥爭」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中國人遭遇同一命運。

註釋

① 創刊於1956年的中共中央軍委機關報《解放軍報》，文革中曾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並稱「兩報一刊」，是毛澤東號令天下的喉舌。它從1960年以後日益受到毛的青睞，成為傳播毛澤東思想最重要的陣地。毛澤東在1964年為《解放軍報》題寫報名，還為其理論專欄「思想戰線」題字。文革中，毛澤東、江青的26歲女兒肖力（李訥）奪取《解放軍報》的領導權，直接控制該報一年六個月。毛澤東甚至親自批復過肖力關於《解放軍報》宣傳要點的報告，命《人民日報》參照。

② 這一批「紅詞」包括「破私立公」、「和平演變」、「突出政治」、「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等。

③ 《解放軍報》社、湖南電子音像出版社、湖南金太陽音像有限公司1997年5月聯合製作出版發行。

④ 《解放軍報》，1956年9月17日，第一版。

⑤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793；915。

⑥⑦⑧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15；516；533。

⑦ 《解放軍報》，1956年9月28日，第一版。

⑧ 王光美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頁1。

⑨⑩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61；784。

⑩ 《解放軍報》，1957年5月2日，第一版。引文中的黑體字是筆者所標出的，下同。

⑪ 《解放軍報》，1957年6月19日，第一版。毛澤東自己曾說過，包括上面這一段文字在內的第八節「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有過「重要的修改」。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359。

⑫ 《解放軍報》，1957年7月2日，第一版。

⑬ 李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04。

⑭ 《解放軍報》，1958年3月1日，第一版。

⑮ 《解放軍報》，1969年4月28日，第一版。

⑯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97-98。

⑰ 《解放軍報》，1964年3月21日，第四版。

⑱ 《解放軍報》，1963年7月20日，第二版。

⑲ 《解放軍報》，1964年7月14日，第一版。

⑳ 《解放軍報》，1964年7月7日，第二版。

㉑ 《解放軍報》，1964年8月1日，第二版。

㉒ 《解放軍報》原總編室主任宋群對筆者回憶，文革中江青曾對紅衛兵說，高炬的文章是她寫的。

㉓ 《解放軍報》，1966年8月2日，第三版。

㉔ 《解放軍報》，1964年9月3日，第四版。

㉕ 《解放軍報》，1965年6月1日，第四版。

㉖ 《解放軍報》，1967年4月1日，第一版。

㉗ 《解放軍報》，1968年11月10日，第二版。

錢 鋼 報告文學作家，《南方周末》報前常務副主編。196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79年任《解放軍報》記者。主要著作有《唐山大地震》、《海葬——大清國北洋海軍成軍100周年祭》、與耿慶國共同主編《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等。